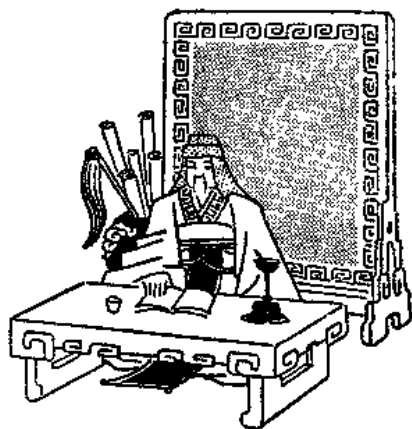


據曾氏
家藏本

曾文正公全集

孟子要略 鳴原堂論文



第十四冊

大遠圖書供應社刊行

序

凡孟子書二百六十章，朱子采入要略者八十五章，其不入者曰：孟子見梁惠王，王立于沼上，寡人之于國也，寡人願安承教。章晉國天下莫強焉。章孟子見梁襄王，莊暴見孟子曰：章文王之囿，章交鄰國有道乎？章齊宣王見孟子于雪宮，章人皆謂我毀明堂，章王之臣有託其妻子者，章所謂故國者，章湯放桀，武王伐紂，章爲巨室，章齊人伐燕，勝之，章齊人伐燕，取之，章鄒與魯閔，章滕小國也，章滕小國也，竭力以事大國，章（以上梁惠王篇）曰：仁則榮，章尊賢使能，章伯夷非其君不事，章天時不如地利，章孟子將朝王，章前日于齊，王餽兼金一百而不受，章孟子之平陸，章孟子謂蚺，章曰：章孟子爲卿于齊，章孟子自齊葬于魯，章沈同以其私問曰：章燕人畔，章孟子致爲臣而歸，章孟子去齊，宿于晝，章孟子去齊，尹士語人曰：章孟子去齊，居休，章（以上公孫丑篇）曰：滕定公薨，章滕文公問爲國，章有爲神農之言者，章墨者夷之，章周霄問曰：章彭更問曰：後車數十乘，章宋小國也，今將行王政，章孟子謂戴不勝曰：章不見諸侯，何義，章戴盈之曰：章陳仲子，章（以上滕文公篇）曰：三代之得天下也，章人有恆言，章天下有道，小德役大德，章桀紂之失天下也，章居下位而不獲于上，章伯夷辟紂，章求也爲季氏宰，章存乎人者，章恭者不侮人，章男女授受不親，章君子之不教子，章有不虞之譽，章人之易其言也，章人之患，章樂正子從于子敖，之齊，章子之從于子敖來，章不孝有三，章舜生于諸馮，章子產聽鄭國之政，章君之視臣如手足，章無罪而殺士，章君仁莫不仁，章非禮之禮，章中也，養不中，章言人之不善，章言不必信，章養生者，章博學而詳說之，章以善服人者，章言無實不祥，章徐子曰：章王者之迹熄，章君子之澤，章可以取，章逢蒙學射于羿，章西子蒙不潔，章天下之言性也，章公行，子章匡章通國皆稱不孝焉，章會子居武城，章儲子曰：章齊人有一妻一妾，章（以上離婁篇）曰：語云：盛德之士，章堯以天下與舜，章人有言至于禹而德衰，章百里奚自鬻于秦，章周室班爵祿也，章敢問交，章敢問交際，何心

也章士之不託諸侯章敢問不見諸侯章孟子謂萬章曰一鄉之善士章齊宣王問卿章（以上萬章篇）曰性猶杞柳也章生之謂性章可以謂義內也章羿之教人射章任人有問屋廡子曰章小弁小人之詩也章孟子居鄒章先名實者章五霸者章魯欲使慎子爲將軍章今之事君者章吾欲二十而取一章丹之治水也章君子不亮章魯欲使樂正子爲政章古之君子如何則仕章教亦多術矣章（以上告子篇）曰行之而不著焉章恥之于人大矣章古之賢王章孟子謂宋勾踐曰章待文王而後興者章附之以韓魏之家章以佚道使民章霸者之民章仁言不如仁聲章舜之居深山之中章人之有德慧術知者章有事者人者章伯夷辟紂章易其田疇章孔子登東山章楊子取爲我章柳下惠不以三公易其介章有爲者譬若掘井章伊尹曰予不狎于不順章詩曰不素餐兮章仲子不義章孟子自范之齊章食而非愛章齊宣王欲短喪章君子之所以教者五章道則高矣美矣章天下有道章滕更之在門也章知者無不知也章不仁哉梁惠王也章春秋無義戰章盡信書章有人曰我善爲陳章梓匠輪輿章舜之飯糗茹草也章吾今而後知殺人親之重也章古之爲關也章身不行道章周于利者章好名之人章不信仁賢章不仁而得國者章民爲貴章仁也者人也章孔子之去魯曰章君子之厄于陳蔡之間章貉稽曰章賢者以其昭昭章山徑之蹊間章禹之聲章齊飢陳臻曰章逃墨必歸于楊章有布縷之征章諸侯之寶三章益成括仕于齊章孟子之滕館于上宮章曾皙嗜羊棗章由堯舜至于湯章（以上盡心篇）都一百七十五章孟子之嘗自漢唐以來不列于學官陸氏經典釋文亦不之及而司馬光晁說之之倫更相疑詆至二程子始表章之而朱子遂定爲「四書」既齊萊諸家之說爲孟子精義又采其尤者爲集注七卷又割斷異同爲或問十四卷用力亦已勤矣而茲又簡擇爲要略五卷好之如此其篤也蓋深造自得則夫詠于心而味于口者左右而逢其源參伍錯綜而備其條理雖以國藩之蒙陋讀之亦但見其首尾完具而不復知衡決顛倒之爲病則其裨然而當于人人之心可知已國藩既承亡友劉君遺令爲之排定付刻因頗仿近思錄之例疏明分卷之大指俾讀者一覽而得焉大賢之旨趣誠知非末

學所可幸中，獨未知于吾亡友之意，合邪否邪？死者不可復生，徒使予茫然四顧而傷心也。夫曾國藩又識。

朱子所編孟子要略，自來志藝文者，皆不著于錄。朱氏經義考亦稱未見。寶應王白田氏爲朱子年譜，謂此書久亡佚矣。吾亡友漢陽劉芸裳傳，始知金仁山孟子集注考證內搜出，復還此書之舊。王氏勤一生以治朱子之業，號爲精核無倫，而不知要略一書，具載金氏書卽四庫館中諸臣于金氏集注考證爲提要數百言，亦未嘗道及此書。蓋耳目所及，百密而不免一疏，事之常也。觀金氏所記，則朱子當日編輯要略，別爲注解，與集注間有異同。金氏于人皆有所不忽，章云要略注尙是舊說，桃應問曰章云要略注文微不同。今散失既久，不可復覩。芸裳僅能排比次第，屬國藩校刻，以顯于世，抑猶未完之本與。然如許叔重五經異義，余隱文算孟辨之類，皆湮晦數百年矣。一旦于他書中刺取掇零拾墜，遂復故物，則此書之出，安知不更有人焉，蒐得原注以補今日之闕乎？天下甚大，來者無窮，必有能篤耨朱子之書，罔羅以彌遺恨者，是吾芸裳地下之靈，禱祀以求之者也。道光二十九年四月，湘鄉曾國藩敘。

朱子語類五則 第一百五卷

先生因編孟子要旨云：孟子若讀得無統，也是費力。某從十七八歲，讀至二十歲，只逐句去理會，更不通透。二十歲以後，方知不可恁地讀。元來許多長段，都自首尾相照管，脈絡相貫串，只恁地熟讀，自見得意思。從此看孟子，覺得意思極痛快，亦因悟作文之法。如孟子當時固不是要作文，只言語說出來，首尾相應，脈絡相貫，自是合著如此。又曰：某當初讀自暴自棄章，只恁地鵠突讀去。伊川易傳云：「拒之以不信，絕之以不爲。」當初也匹似閑，不過後因在舟中偶思量，此將孟子上下文看，乃始通串，方始說得是。如此亦溫故知新之意。又曰：「看文字不可恁地看過便道了，須是時復玩味，庶幾忽然感悟，到得義理與踐履處融會，方是自得。這箇意思，與尋常思索而得意思不同。」葉賀孫

問：孟子首章是先剖判箇天理人欲，令人曉得其託始之意，甚明。若先生所編要略，卻是要從源頭說來，所以不同。曰：某向時編此書，今看來亦不必，只孟子便直恁分曉示人，自是好了。時舉曰：孟子前面多是分明說與時君，且如章首說上下交征利，其害便至于不奪，不壓說仁義，便云未有遺其親後其君。次章說賢者，便有此樂，不賢者便不能有此樂，都是一反一正，言其效驗如此，亦欲人君少知恐懼之意耳。曰：也不是要人君知恐懼，但其效自必至此。孟子之書，明白親切，無甚可疑者。只要日日熟讀，須教他在吾肚中轉作千百回，便自然純熟。某當初看時，要逐句去看他，便但覺得意思促迫，到後來放寬看，卻有條理。然此書不特是義理精明，又且是甚次第底文章。某因熟讀後便見自此也知作文之法。潘時舉

敬之問：要略見先生所說孟子皆歸之仁義，如說性，反以後諸處皆然。曰：是他見得這道理通透，見得裏面本來都無別物事，只有箇仁義，到得說將出，都離這箇不得，不是要安掛如此道。也是離這仁義不得，舍仁義不足以

見道如造化只是簡陰陽捨陰陽不足以明造化問古人似各有所主如曾子只守簡忠恕子思只守簡誠孟子只守簡仁義其實皆一理也曰也不是他安排要如此是他見得道理做出都是這箇說出也只是這箇只各就地頭說不是把定這箇將來做如堯舜是多少道理到得後來衣鉢之傳只說「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緊要在上三句說會如此方得箇中方得箇恰好這也到這地頭當說中便說箇中聖賢言語初不是著意安排只遇着這字便說出這字也 葉賀孫

因整要略謂孟子發明許多道理都盡自此外更無別法思惟這箇先從性看看得這箇物事破了然後看入裏面去終不甚費力要知雖有此數十條是古人已說過不得不與他理會到得做工夫時卻不用得許多難勇猛底人截直便做去 葉賀孫

敬之問要旨不取杞柳一章曰此章自分曉更無可玩索不用入亦可卻是生之謂性一段難曉說得來反恐懼突故不編入 葉賀孫

朱子文集一則

第四十六卷

答黃直卿書云前書所論大學兩條似未然如此則是「明德新民」其初且苟簡做一截到「止于至善」處又子細做一截也知至之至向來卻是誤作切至之至只合依舊爲極至之至然此至字雖與至善之至皆訓極字而用處不同至善是自然極至之至知至是功夫極至之至難作一例說也可試思之此義非獨熹不謂然以示季通諸人亦皆疑直卿不知何故作此見也病中看得孟子要略數章分明覺得從前多是衍說已略修正寫去此書似有益于學者但不合顛倒卻聖賢成書此爲未安耳大學諸生看者多無入處不如看語孟者漸見次第不知病

在甚處，似是規模太廣，令人心量包羅不得也。

眞西山文集一則

第二十九卷

孟子要略後序云：太守陳侯既刊文公朱先生論語詳說于郡齋，又得孟子要略以示學者，曰：「先生之于孟子，發明之也至矣，其全在集注，而其要在此編。蓋性者義理之本源，學者必明乎此，而後知天下萬善皆由此出，非有假乎外也。」故此編之首曰性善焉。性果何物哉？曰五常而已矣。仁義者，五常之綱領也。故論性之次，曰仁義焉。心者，性之主，不可以無操存持養之功，故論心爲仁義之次，事親從兄，天性之自然，而本心發見之尤切者也。故孝弟爲論心之次。仁義者，人心之所同，而所以賊之者利也。學者必審乎義利之分，然後不失其本心之正，故義利爲孝弟之次。義利明矣，推之于出處，則修吾天爵而不誘于人爵；推之于政事，則純乎王道而不雜乎霸功，故義利之次，二者繼之。聖賢之學，循天理之正，所以盡其性也；異端之學，徇人欲之私，所以拂其性也。故以是終焉。先後次第之別，其指豈不甚明也哉？學者于集注求其全體，而又于此玩其要旨焉，則七篇之義無復餘蘊矣。雖然，學者之于道，豈苟知而已耶？昔嘗聞先生與其門人論輯此書之意，而誨之曰：「觀書不可僅過目而止，必時復玩味，庶幾忽然感悟，到得義理與踐履處融會，乃爲自得。」嗚呼！是又先生教人之要指也。予之刻此書也，豈苟然哉？侯以序引見屬，退惟末學，未能窺先生之門牆，故于侯之命雖不敢辭，而亦不敢以序自任也。故論次侯本語，系諸編末，爲朋友共講云。

朱竹垞經義考一則

第二百三十四卷

孟子要略（未見）真德秀序曰（云云見上）按是序亦載劉燾雲莊集

王伯田朱子年譜一則

第四卷考異第四卷

光宗紹熙三年壬子六十三歲，孟子要略成。語錄云見上考異云李本無洪本附注除知靜江府之下今立一條要略又名指要一名要指蓋一書也其書今不傳故附載語錄以見其概

新式
標點
孟子要略目次

言人性本善欲存人心養性以復其初	一
論孝弟之道	七
嚴義利之辨	〇
辯王霸之方明治道之要	一五
孟子尙論古人而自言其爲學要領	一九

論文與孟子要略合序

曾文正公以一介書生，崛起鄉閭，統百萬貔貅，平定天下，雖時移世易，功罪縱橫，而從其本身立論，要亦震撼一世而足以炳麟千秋矣。其豐功偉烈，姑不具論，而著作等身，傳誦不替。鳴原堂論文與孟要二種，前者共二卷，後者共五卷，尤爲當時學者所稱道。

鳴原堂論文，蒐集自漢至清奏疏論文共十七篇，皆爲文正平日揣摩體驗，傾折服膺之文。如賈誼陳政事疏，洋洋數萬言，條達暢茂，纚纚貫珠，而其剖述政治，謀猷籌畫，雖百世之下，今日猶爲有目所共賞。無怪文正爲之傾倒不置也。然所難得者在文正之好學不倦，精校不苟耳。如匡衡戒妃匹勸經學威儀之則疏，辨正姚姬傳古文辭類纂之訛，可謂善讀古書矣。蓋讀古書固難，而能辨正古書之真僞爲尤難。若誤讀古書，反不若不讀之爲愈也。若文正讀書之精神，足爲學者所取法焉。

至孟要五篇，殆正宋朱熹孟子要略之集，亦爲文正善讀古書之明證。第一篇列舉孟子言「人性本善，欲人存心養性以復其初」之語；第二篇錄孟子「論孝弟之道」之語；第三篇集孟子之「嚴義利之辯」；第四篇集孟子「辨王霸之方，明治道之要」等語；而以「孟子尚論古人而自言其爲學要領」等語列入第五篇。其間列舉各家釋註考證，並爲校正其訛謬處，其嘉惠於後學者至鉅，是誠不可不爲當今之讀書界推荐焉。

序

綰地二千里，官爲尙書侍郎，兼古御史大夫中丞之號，跨州連郡，多者百餘城，少或五六十縣，監司郡守牧令丞倅雜職數百人，武弁自提鎮以下承命唯謹，賦稅刑獄軍謀河工鹽漕黜陟諸大政待之而決，又有賓從往來屬僚請謁，雞鳴鹽沐，整衣肅客，關人持手版，第其先後魚貫雁行以進，更十餘番猶未畢，則辭以他日，他日復如此，退則吏抱文書，右手及額，左手下至腹，且行且捧，蹙蹙而入，分公私新舊，錯陳於几案之間，其緊要者官乃審視而詳裁之，例行者略一營署行而已，故今之督撫大吏，凡夫敷陳入告之詞，多倚辦於幕友，其不能親自吮毫搆思者勢也。然而充斯選者，率用刑名家言，規規焉循例案避處分以文，無害爲事，即有勤求民隱，發憤爲雄，破除一切拘束者，輒格於部議而不能施行。蓋奏疏之難於美善兼盡也如此。我伯兄太傅文正公當顯皇初政，以議大禮，諫聖德諸疏，忠讜聞天下。及執兵符，開幕府於東南，東南之碩儒名彥，博辯洽聞之士，皆禮羅而珍儲之。其達者游膺將相，勦伐爛然，次亦以文學稱著於時。夫以宏通淹雅之才，論時政之得失，料軍情之勝負，出之以沈思眇慮，申之以修飾潤色，固無患其言之不工，意之不諧也。然公或初善之而卒易之，字點句竄，十不存一，豈與夫冥搜幽抉，顛頓專精之士，較勝負於文字哉？蓋才者天所賦也，識者練而精者也，人之聰明才力不甚相遠，天下事變之來，往往出於智慧思慮之所不及，惟歷事久者，能守義理之常，以待時勢之變。故公之奏疏，不爲大喜過美之詞，亦不爲憂恤無聊之語，其論賊勢興衰，中外大局，一切將然未然之事，若燭照龜卜，不失毫髮，而謙謙沖挹，若不敢決其必然，而其後卒無不然，豈非識之加人一等哉？國荃少侍公京邸，從而問學，壯歲輟轉兵間，隨公馳逐江西江南諸行省，賴聖天子威德，大功告藏，兄弟荷蒙殊寵，惴惴焉懼以不才致罪戾，乞身歸里，公慮其昧所擇也，選古今名臣奏疏若干首，細批詳評，命之曰鳴原堂論文國荃受而讀之，蓋人臣立言之體，與公平生得力之所在，略備於此。今歲王君

鼎丞來湘編公遺書，因出此篇，屬其校讎付梓。國荃行老矣，自慚荒謫，無補於時，追念往時與公從事於驚濤駭浪之中，出萬死而不顧一生之計，以爭尺寸之士，曾不計後此尚有安閑之一日。今海內又壞，公以考終，國荃亦能養獨林下，優游暇豫，與二三故舊，聯樽酒文字之歡，蓋非始念所及。此後之讀公書者，知其人，論其世，其必徘徊往復而歎公之文章德業，與身世遭逢，爲均不可及云。同治十二年九月湘鄉曾國荃敘。

序目

常棣爲燕兄弟之詩，小宛爲兄弟相戒以免禍之詩，而皆以脊令起興，蓋脊令之性最急，其用情最切，故常棣以喻急難之誼，而小宛以喻征邁努力之忱。余久困兵間，溫甫沉甫兩弟之從軍，其初皆因急難而來。沉甫堅忍果摯，遂成大功，余用是獲免於戾；因與沉甫常以暇逸相誡，期於夙興夜寐，無忝所生。爰取兩詩脊令之旨，名其堂曰「鳴原堂」云。曾國藩記。

新式
標點

孟子要略

一言人性本善欲人存心養性以復其初

滕文公爲世子，將之楚，過宋而見孟子。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世子自楚反，復見孟子。孟子曰：「世子疑吾言乎？夫道，一而已矣。」成醴謂齊景公曰：「彼丈夫矣，彼小人也，進退無節，將五十里也，猶可以爲善。」國書曰：「若藥不瞑眩，厥疾不瘳。」集注云：孟子之言性善，始見于此而終于性善之篇。識而旁通之，則七篇之中，無非此理。國藩謹按：朱子編次要略，一書于每章之首，章必有數語發明大指，今其說不可得聞。然如此章集注之說，則要略之所以托始于此者，亦差可窺尋矣。

公都子曰：「告子曰：『性無善無不善也。』或曰：『性可以爲善，可以爲不善。』是故文、武興，則民好善；幽、厲興，則民好暴。或曰：『有性善，有性不善，是故以堯爲君而有象，以瞽瞍爲父而有舜，以紂爲兄之子，且以爲君而有微子、啓、王子比干。』今日性善，然則彼皆非與？」孟子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乃所爲善也。若夫爲不善，非才之罪也。側隱之心，人皆有之；羞惡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是是非非之心，人皆有之，惻隱之心，仁也；羞惡之心，義也；恭敬之心，禮也；是非之心，智也。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故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或相倍蓰，而無算者，不能盡其才者也。』詩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彜，好是懿德。孔子曰：『爲此詩者，其知道乎？故有物必有則，民之秉彜也，故好是懿德。』」

孟子曰：「人之所以異于禽獸者幾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舜明于庶物，察于人倫，由仁義行，非行仁義也。」

曹交問曰：「人皆可以爲堯舜，有諸？」孟子曰：「然。」交問：「文王十尺，湯九尺，今交九尺四寸，以長，食粟而已，如

孟子要略

二

何則可？曰：「奚有于是，亦爲之而已矣。有人于此，力不能勝一匹雞，則爲無力人矣。今日舉百鈞，則爲有力人矣。然則舉鳥獲之任，是亦爲鳥獲而已矣。夫人豈以不勝爲患哉？弗爲耳。徐行後長者，謂之弟；疾行先長者，謂之不弟。夫徐行者，豈人所不能哉？所不爲也。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子服堯之服，誦堯之言，行堯之行，是堯而已矣。子服桀之服，誦桀之言，行桀之行，是桀而已矣。」曰：「交得見于鄉君，可以假館，願留而受業于門。」曰：「夫道若大路然，豈難知哉？人病不求耳。子歸而求之，有餘師。」

告子曰：「性猶湍水也，決諸東方，則東流；決諸西方，則西流。人性之無分于善不善也，猶水之無分于東西也。」孟子曰：「水信無分于東西，無分于上下乎？人性之善也，猶水之就下也。人無有不善，水無有不下。今夫水搏而躍之，可使過頽；激而行之，可使在山。是豈水之性哉？其勢則然也。人之可使爲不善，其性亦猶是也。」

孟子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運之掌上。所以謂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人乍見孺子將入于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非所以內交于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譽于鄉黨朋友也，非惡其聲而然也。由是觀之，無惻隱之心，非人也；無羞惡之心，非人也；無辭讓之心，非人也；無是之心，非人也。測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辭讓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是四端也，猶其有四體也。有是四端而自謂不仁者，自賊者也；謂其君不能者，賊其君者也。凡有四端于我者，知皆擴而充之矣，若火之始然，泉之始達，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

孟子曰：「人皆有所不忍，達之于其所忍，仁也；人皆有所不爲，達之于其所爲，義也。人能充無欲害人之心，而仁不可勝用也；人能充無穿窬之心，而義不可勝用也；人能充無受爾汝之實，無所往而不爲義也。集注云：爾汝人所輕賤之稱，人雖或有所貪昧隱忍而甘受之者，然其中心必有慚忿而不肯受之之實。人能卽此而推之，使其充滿無所虧缺，則無實而非義矣。語錄云：文公因「爾汝」之詞，自謂注中因何解不分曉，謂實字當對名字說，不欲人以爾汝之稱加諸我是惡爾汝之名也。然反之于身而去其無可爾汝之行是

能充其無受爾汝之實也。金氏集注考證云：「服祥按注中不分明者，謂舊說作誠實解也。然今注亦未大分曉，當從語錄之說。士未可以言而言，是以言餽之也；可以言而不言，是以不言餽之也；是皆穿鑿之類也。」金氏曰：「此章要略注，尙是舊說，國藩謹按此要略注之舊說，今不可詳悉，即無受汝之實一節，金氏所謂舊說作誠實解者也。故從錄集注語錄及金氏之說于右。」

告子曰：「食色性也。仁內也，非外也；義外也，非內也。」孟子曰：「何以謂仁內義外也？」曰：「彼長而我長之，非有長于我也；猶彼白而我白之，從其白于外也，故謂之外也。」曰：「異于張氏曰：『異于二字疑衍。』李氏曰：『或有闕文。』白馬之白也，無以異于白人之白也；不識長馬之長也，無以異于長人之長也。與且謂長者義乎？長之者義乎？」曰：「吾弟則愛之，秦人之弟則不愛也，是以我爲悅者也，故謂之內也。楚人之長，亦長吾之長，是以長爲悅者也，故謂之外也。」曰：「若秦人之炙，無以異于吾炙，夫物則亦有然者也，然則者炙亦有外與？」

孟子曰：「富歲子弟多賴，凶歲子弟多暴，非天之降才爾殊也，其所以陷溺其心者然也。今夫鍾麥播種而耰之，其地同樹之時，又同淳然而生，至于日至之時，皆熟矣，雖有不同，則地有肥磽，雨露之養，人事之不齊也。故凡同類者，舉相似也，何獨至于人而疑之？聖人與我同類者，故孟子曰：『不知足而爲屨，我知其不爲黃也；屨之相似，天下之足同也；口之于味，有同者也。』易牙先得我口之所嗜者也，如使口之於味也，其性與人殊，若犬馬之與我不同類也，則天下何者皆從易牙之口味也？至于味，天下期于易牙，是天下之口相似也。惟耳亦然，至于聲，天下期于師曠，是天下之耳相似也。惟目亦然，至于色，都天下莫不知其姣也，不知子都之姣者，無日者也。故曰：口之于味也，有同者焉；耳之于聲也，有同聽焉；目之于色也，有同美焉；至于心，獨無所同然乎？心之所同然者何也？謂理也，義也。聖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故理義之悅我心，猶芻豢之悅我口。」

孟子曰：「牛山之木嘗美矣，以其交于大國也，斧斤伐之，可以爲美乎？是其日夜之所息，雨露之所潤，非無萌蘖之生焉；牛羊又從而牧之，是以若彼濯濯也。人見其濯濯也，以爲未嘗有材焉，此豈山之性也哉？雖存乎人者，豈無

孟子要略

四

仁義之心哉？其所以放其良心者，亦猶斧斤之于木也，旦而伐之，可以爲美乎？其日夜之所息，平旦之氣，其好惡與人相近也者幾希，則其旦晝之所爲，有梏亡之矣。梏之反覆，則其夜氣不足以存；夜氣不足以存，則其達禽獸不遠矣。人見其禽獸也，而以爲未嘗有才焉，是豈人之情也哉？故苟得其養，無物不長；苟失其養，無物不消。孔子曰：『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惟心之謂與！』

孟子曰：『有天爵者，有人爵者。仁義忠信，樂善不倦，此天爵也。公卿大夫，此人爵也。古之人，修其天爵，而人爵從之。今之人，修其天爵，以要人爵；既得人爵，而棄其天爵，則惑之甚者也，終亦必亡而已矣。』

孟子曰：『欲貴者，人之同心也。人人有貴於己者，弗思耳！人之所貴者，非良貴也。趙孟之所貴，趙孟能賤之。詩云：『既醉以酒，既飽以德。言飽乎仁義也，所以不願人之管梁之味也。』令聞廣譽施于身，所以不願人之文繡也。』

孟子曰：『今有無名之指，屈而不信，非疾痛害事也。如有能信之者，則不遠秦楚之路，爲指之不若人也。指不若人，則知惡之心不若人，則不知惡，此之謂不知類也。』

孟子曰：『拱把之桐梓，人苟欲生之，皆知所以養之者；至于身，而不知所以養之者，豈愛身不若桐梓哉？弗思甚也。』

孟子曰：『人之于身也，兼所愛；兼所愛，則兼所養也。無尺寸之膚不愛焉，則無尺寸之膚不養也。所以考其善不善者，豈有他哉？于已取之而已矣。體有貴賤，有大小，無以小害大，無以賤害貴。養其小者爲小人，養其大者爲大人。今有場師，舍其梧櫟，養其楫棘，則爲賤場師焉；養其一指，而失其肩背而不知也，則爲狼疾人也。飲食之人，則人賤之矣，爲其養小以失大也。飲食之人，無有失也，則曰『腹豈適爲尺寸之膚哉？』

公都子問曰：『鈞是人也，或爲大人，或爲小人，何也？』孟子曰：『從其大體爲大人，從其小體爲小人。』曰：『鈞是人也，或從其大體，或從其小體，何也？』曰：『耳目之官，不思而蔽于物，物交物則引之而已矣。心之官則思，思則

得之，不思則不得也。此天之所以與我者，先立乎其大者，則其小者不能奪也。此爲大人而已矣。」
國藩謹按：人性皆善，本體也。存心養性以復其初工夫也。孟子之言大抵就本體指點而示人以致功之方。如滕文公章道性善者，本體也。樂與睦者，工夫也。公都子章非由外緣者，本體也。求則得之者，工夫也。異于禽獸章，幾希者，本體也。存之者，工夫也。曹交章，可爲堯舜者，本體也。徐行後長者，工夫也。人皆有不忍章，四端者，本體也。擴充者，工夫也。自此以上十六章，皆可類推。自此以下各章，則歸重工夫。一邊朱子講輯之意，既已不傳，而吾亡友劉君又不可作，竊以意測次第如此。

孟子曰：「仁人心也，義人路也。舍其路而弗由，放其心而不知求，哀哉！人有雞犬放，則知求之；有放心而不知求。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

孟子曰：「養心莫善于寡欲。其爲人也寡欲，雖有不存焉寡矣；其爲人也多欲，雖有存焉寡矣。」

孟子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

孟子曰：「形色天性也，惟聖人可以踐形。」

孟子曰：「萬物皆備于我矣，反身而誠，樂莫大焉；強恕而行，求仁莫近焉。」

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夭壽不貳，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

孟子曰：「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則居之安；居之安，則資之深；資之深，則取之左右逢其原，故君子欲其自得之也。」

王子熱問曰：「士何事？」孟子曰：「尚志。」曰：「何謂尚志？」曰：「仁義而已矣。殺一無罪，非仁也；非其有而取之，非義也。居惡在？仁是也；路惡在？義是也。居仁由義，大人之事備矣。」

孟子曰：「矢人豈不仁于函人哉？矢人惟恐不傷人，函人惟恐傷人。巫匠亦然，故術不可不慎也。孔子曰：里仁爲